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八  
九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王爾烈

謄錄監生

臣

陳祁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冬十月丙寅廊延路轉運使李稷乞支錦袍銀帶詔三司給錦袍二千領見管銀帶盡數給之三司仍廣計置常令有備 种諤言捕獲西界偽樞密院都案官瑪尼策多克熟知興靈等州道路糧窖處所及十

二監軍司所管兵數已補借職軍前驅使 是日王中正領兵渡無定河循水而行地多濕沙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暮至橫山下神堆驛而种諤亦領兵至兩營相距才數里初諤奏乞不受中正節度會諤有米脂之功上許之翼日詔書至翼日丁卯十四日也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

夏州時河東夫聞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轉運判官莊公岳趙咸等斬之不能

禁

御集十月二十一日云據王中正奏一行大軍于十月十三日午時已與鄜延軍馬至德靖鎮七里平會

合訖一行人馬糧食並足前去夏州止四十里見議進  
程事記聞稱神堆驛御集稱德靖鎮恐係一地兩名當  
考證歸一記聞稱人夫逃亡者二千餘御集十  
一月一日稱約二萬蓋御集指其入塞時數也

高遵

裕初領兵出界由環州洪德寨白馬川路進討

此據張舜民南

遷錄乃十月十

三日丙寅也

丁卯上批河東路以轉運司措置乖方百姓方有倒垂  
之急趙高差敕可速發遣先是梓州路轉運司言準  
朝旨相度知資州王公儀奏移鈐轄司於本州乞升軍  
額置通判又增公使錢如遂州為便從之於是林廣言

梓夔路鈐轄司欲乞依舊止于遂州安置戎瀘州遇有  
課報夷事入急遞飛申轉運鈐轄司同議處置賊勢稍  
大即鈐轄領兵往赴就近照應又從之

轉運司乞如王公儀奏乃九月

十八日今并書於此

詳定禮文所言謹按荀子禮論曰饗尚元

尊而用醴酒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  
謂文親用之謂理故古者祭祀併薦上古中古及當世  
之食所以貴本而親用禮運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  
其俎熟其敝鄭氏謂此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後

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俎豆鉶羹鄭氏謂  
此薦今世之食也自西漢以來園寢上食而唐天寶五  
年始詔享太廟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盤因與三代籩豆  
簠簋並薦雖亦貴本親用之意然而韋彤裴堪等議以  
為宴私之饌可薦寢宮而不可瀆於太廟臣等攷之享  
太廟宜自用古制其牙盤上食請罷從之  
四年十月十四日  
又言李春吉已饗先蠶氏李林甫注月令以先蠶為天  
馬謹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當是始蠶之

人故開元禮饗為瘞塹於壇之土地禮義羅曰今禮饗  
先蠶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今饗先蠶其壇在  
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沿襲唐月令以先蠶為  
天駟誤也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為尊伏請就北郊  
為壇以饗始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壇但瘞埋以  
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四年十月十四日又言古者冕弁則  
用紘冠則用纓今衣服令乘輿服大裘冕以組為纓色  
如其綬衮冕朱絲組帶為纓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改



用朱組紘仍改平冕為元冕用繒色赤而微黑者為之

又別圖上鞞制從之

改纓為紘四年十月十四日依奏鞞制無月日今附見

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諤入夏州

二十六日巳卯奏到舊紀於巳

巳日書入銀州新紀戊辰入夏州巳入銀州當考入銀州實日又十二月戊午詔沈括勿守銀州當并考舊紀及新紀並於戊寅再書种諤入夏州

戊寅二十五日夏或作貢蓋字誤爾

朝廷既不用

林廣所奏促廣進軍廣發瀘州越四日抵江安以所招

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皆隨軍復令其次諸酋各占所

居地防援餉道故入生界免寇抄之患

戊辰十五日次江安此據平蠻

錄

太中大夫集賢殿修撰知兗州張景憲卒

己巳詔措置麟州路軍馬廊延環慶路行營經畧司熙  
河路都大經畧司涇原路行營總管候官軍撫定河南  
地其舊屬漢郡如城壘粗完地居形勢速以聞當命官

置守

是日

己巳十六日

种諤入銀州

此據本紀增入新紀並同

庚午高遵裕言環中河水鹹苦大軍至州鹹水驟變味

甘蓋應時助順有非人力所致者

應時以下據河渠志增入

手詔

近詔河東陝西諸路轉運司應副軍興事件並仰聚議

或公牒會定允當方得施行即不得獨用已見逐急行  
下如委是事干機速移文計議不及即一面施行仍須  
互相關報照會不得致有牴牾重複漏落是日王中

正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种諤諤尋引去

據十一月五日丁亥奏中

正軍於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  
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色思戰諸  
將謂中正曰廊延軍先我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  
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

以藉口中正從之

此據記聞

高遵裕過橫山之蒙精次故

清遠軍

此據二十六日戊寅奏張舜民南遷錄云十九日壬申次故清遠軍與實錄差兩日今從實錄

廊延鈴轄張守約白遵裕曰此去靈州無三百里請以前軍先出直擣靈州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接五路之師猶以一支抗全體難保無誤又探知我師將合涇原兵出胡盧河川河南部落悉往枝梧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若裹十日糧疾馳不三四日可至城下大軍無事矣或以萬八十人為不多去則可憂然大

軍在後彼不測其厚薄淺深真所謂附虎而行莫敢鄉

邇也兵貴神速祇此是矣遵裕不能用

此據張守約墓銘亦張舜民所

為也新紀於庚午日書環慶行營經畧司高遵裕復清遠軍入環州舊紀繫遵裕入清遠軍于戊寅日

辛未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半

祭月半有祭者非古禮也記曰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又

曰遠廟為祧享嘗乃止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又曰諸

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而左傳亦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

廟此所謂月祭也至於儀禮月半奠大夫以上則有之此所謂非古禮也然而五廟皆月祭而二祧止享嘗者何也曰仁之行有親疎禮之施有隆殺其義然也其止享而不與乎烝則又加殺矣自秦漢以來始建陵寢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禮唐天寶末因而舉行於太廟非禮甚矣本朝緣唐故未暇釐正伏請翼祖宣祖時享止於秋嘗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享外仍行朔祭廟各一獻牲用特牛若不親祠則以太常卿攝事牲用

羊禮記正義曰按羊人云釁積共其羊牲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又其月半上食及宗正丞行事伏請罷之詔祧祭候廟制成日取旨八廟並月祭用牲餘依奏 又言謹按禮記祭法曰王自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

冬其祀行祭先賢又傳曰春祠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又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元冕注所謂羣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禮記曰一獻熟注謂若宮中羣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之服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自周禮廢漢興始祭族人炊於宮中而謂之竈又南山巫祀南山秦中而謂之厲而唐祭七祀於太廟廟令布席于庭西門之內以至近世禘祫而徧祭之



其四時分祭又隨時享以廟卿行禮而服七旒冕分太廟牲以為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臣等量今之宜參用古義伏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必薦熟其親祠及臘享即

依舊禮徧祭從之

十月十八日依奏

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

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此據記聞舊紀及新紀載王中正入宥州並在

辛巳日

高遵裕至韋州及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

居以示招懷

十一月一日奏到新紀亦於癸酉書入韋州舊紀繫之壬午今不取

甲戌王中正遣開封府界將官張真知齊州折克行分兵二千餘人發密庫木遇虜騎千餘與戰破之斬首九百

餘級此據記聞二十八日辛巳中正奏甲戌次  
宥州西北左村澤與賊戰當即是此戰也

詳定

禮文所言臣等謹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周禮有追享朝享說者以為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

故謂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詩周頌  
雖禘太祖也商頌長發大禘也周無四時之禘則雖序  
以為禘太祖商有四時之禘則長發序以為大禘四時  
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由是而言禘者  
宗廟追崇遠祖之祭惟王者得行之王者至尊享及七  
世推親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四時各於其廟而祭之  
於是有祠祫嘗烝焉既有祠祫嘗烝矣而毀廟之主不  
及猶以為未也緣生有合族綴食之恩乃於始祖之廟

合毀廟親廟之主而祭之於是有祫焉既祫矣而遠祖  
不及猶以為未也又推而上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  
之於是有禘焉至此而仁之至義之盡也然而積德有  
薄厚流澤有廣狹以其大夫學士知尊祖故為時祭而  
不為祫諸侯及其太祖故為祫而不為禘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  
祖高陽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  
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

出自讐故周人禘讐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自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自漢魏以來世系不明傳襲莫紀加以劉石亂晉南北幅裂百宗蕩析士去墳墓降及隋唐譜錄都廢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謾無足考則後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而行焉漢自太上皇以前無聞故高帝而上惟見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處士君而上亦無聞故明帝太和中止事高祖之父處士以下五世而

已晉自征西將軍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  
六世而已然劉氏出於劉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於陸  
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而魏不禘漢相國曹參司馬氏  
出于程伯休父而晉不禘司馬邛宋出于楚元王交齊  
出于漢相國蕭何陳出于漢太邱長陳寔隋出于漢太  
尉楊震皆不禘以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譜牒不明故  
也唐之黎幹言禘非祭天作十詰十難以明之且曰虞  
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以還

千餘歲其禮遂闕恭惟藝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漢唐故事祭四時廟惟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雖禘祫之名不同而禮實無異其為訛舛莫甚焉臣等輒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為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謂當闕之必也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聖神裁擇從之

據郊祀禮文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乙亥依奏實錄乃不載此今具載之

又言王



者舉事必告天地祖宗示不敢專若受命然此禮之有告也然而禮不虛動必有誠意氣臭以歆神明此告之有牲幣也故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告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曰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經禮之制後魏孝文延興二年詔曰夫神聰明正直饗德與信何必在牲遂令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羣祀悉用酒脯始於此也蓋禮經脯醢皆不獨薦儀奠脯醢言不食

糧也大夫聘禮以脯醢位卑而禮薄也冠鄉飲酒鄉射燕祭用脯醢皆兼牲俎也禮無告用脯醢之文誠以禮微不足以歆神故也伏請應緣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又言特牲饋食禮祝筵

几於室中東面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主人戶內西面釋者曰古之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是以宗廟祭初陰厭於室之西南隅祭

末陽厭於室之西北隅公羊說藏主石始復在西壁取西方長老之處蓋神位之所在也大夫士但饋熟於室故堂上無朝事之位若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則古者室中神位在奧堂上神位在戶外之西故宗廟之祭君卷冕立于室之阼裸鬯與讀祝薦熟皆立于戶內西面開元禮開寶通禮及朝饗太廟儀注諸室神坐皆設於戶內南向皇帝奉祀則戶外北向而拜今雖設皇帝版位

于阼而室中神位不在奧有違古義伏請布陳神坐于室之奧東面當行事時皇帝立于戶內西向即拜於戶內有司攝事晨裸饋食亦立于戶內西向更不出戶而拜其堂上薦腥則設神坐于扆前南向古者大祫當朝事時自戶而堂太祖南向昭西面穆東面主客在右若時祭則尸席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尸神象也今既無尸堂上不可虛南向位伏乞設神坐于扆前南向皇帝位于中堂北向有司攝事同此詔送禮院候廟制成

日取旨

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又言謹按周禮守祧掌守先王

先公之廟祧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皆所以典司宗祏嚴奉神靈漢晉以來廟有令丞即亦其比也隋唐又置宮闈令並用宦者以出納后主乃周禮守祧奄八人之比自唐開元中廢局令以太常少卿一員知太廟事良以太常職奉宗廟故也近世太廟職務既歸宗正每遇親祠及有司攝事別差官攝知廟卿殊無義理又宮闈令職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后主今或行朔望祠事及

薦新物滋為非禮臣等欲乞依唐初之制置太廟局令以宗正寺丞充其宮闈令仍不與祀事黃貼子稱今置太廟令可專行薦新之禮至親祠及禘祫常祀及七祀功臣之禮知廟少卿更不差攝從之

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書劄子奉聖

旨依奏

又言謹按國語曰古者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肅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竊詳太祝之官近世名存而實廢凡任子皆授

此職至于臨祭祠一切以不開儀則之人假攝為之郊  
廟親祠則使內臣以玉幣置於籩皇帝飲福受酢酢酒  
持俎舊用太祝者今皆代以內臣但取其詳熟而已是  
於名又有所不存焉伏請建置祝官必擇才實如國語  
觀射父之言增其爵秩用漢故事使典領祀事庶不失  
禮意從之 又言謹按禮記曰凡宗廟之祭犬曰羹獻  
鮮魚曰脰祭又周禮大司冠大祭祀奉犬牲大司馬大  
祭祀羞牲魚蓋天子之祭備其百官而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祭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四海九州之美味莫  
不咸在官備則物備物備則誠備誠備則福備此先王  
事神之方也本朝親祠太廟三牲之外薦猶未備不足  
以稱孝思無窮之意伏請設刑部尚書一員以奉犬牲  
兵部尚書一員以奉魚仍分腥熟之薦從之

元豐四年  
十月二十

一日中書劄子  
奉聖旨依奏

又言親祠儀注皇帝至壘洗侍中跪

取匱沃水又侍中跪奉盥承水皇帝搢圭盥手門下侍郎  
跪取巾於篚以進按周禮小臣上士四人大祭祀沃王



盟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大祭祀相盟而登鄭氏注云相盟謂奉盤授巾也今侍中門下侍郎皆執政官使之沃

盥相盟皆非是伏請親祠以御藥院內臣一員沃盥一

員授巾從之

禮文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依奏今附本月日

乙亥詳定禮文所言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袞從之

具詳

具郊廟奉祀禮文今止存其要

是日李憲至吹鄂特山破賊裕勒藏額沁薩

勒來降

此據十一月五日丁亥經制司奏畧出其詳仍具本日

丙子种諤言番官三班差使瑪克密鄂特桑等十月丙寅于

西界德靖鎮七里平山上得西人穀窖大小百餘所約

八萬石撥與轉運司及河東轉運司

丙寅十月十三日也按王中正以不

得廊延糧故軍潰恐种諤未必肯輟穀予之當考

詔涇原路兵戰勝瑪克密

並與特支錢遣使撫問劉昌祚姚麟及將官等捷書始

聞也 种諤以得石州奏

癸亥日當考

上批廊延路行營

經畧司軍馬已降宣不隸麟府路措置軍馬司節制今

兩路兵相去不遠令王中正种諤如行營相近即應緣

進討事和同商量擇利而往 是日王中正至牛心亭  
食盡丁丑至鼎旺井遇鄜延路掌機宜景思誼得其糧  
遂引兵趣保安軍順寧寨 詔涇原盧秉諸道之師元  
議同驅並進至興靈會合今不惟前後已愆元約又環  
慶之軍逾期兩旬尚未出界本路之軍雖已啟行盤桓  
並塞尚未深入獨鄜延麟府之兵進程已遠如此前却  
勢力不齊濟辦大事實為可憂卿可速具令詔指揮移  
劉昌祚等勿為逗留自取悔咎 又詔秉間西賊見於

淺水嘯聚與本路靜邊隆德甚近必以昨九月入塞得利又欲豕突為寇卿宜密檄劉昌祚詳覘其事收聚老

小牛羊入保城寨量遣兵將伏險邀擊是日郿延路

鈴轄曲珍破賊于蒲桃山

十一月初三日李稷奏今畧見于此其詳具彼

高

導裕次旱海

此據張舜民南遷錄

先是李察請以驢代夫運糧驢

塞路饋不繼師病之

此據高遵裕新舊傳

戊寅詔涇原路行營總管司瑪伊克隘勝捷已三日尚未前進隨軍糧草有限令劉昌祚等速進兵深入攻討興

靈 又詔環慶路行營經畧司出界未及百里便欲於  
清遠軍留連兵馬為苟止之計乃正犯畫一約束令高  
遵裕速部分諸將進兵與諸路會合攻討興靈

新舊紀  
並於戊

寅書种諤入夏州今不  
取已具注十五日戊辰

是日林廣軍次土城山與韓

存寶舊營相峙存寶自夷牢口入界五十七日凡七徙  
營乃至此遂班師廣戊辰發江安距今才十日耳始軍  
有二道可進自納溪夷牢口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  
樂共壩回遠而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距隘而廣

實趨樂共賊兵不能支皆逃遁

己卯命寶文閣待制知汝州李承之權管勾陝西都轉運司公事以上批訪聞陝西自朝廷以軍興於四路各權置轉運使已來逐人惟以調度軍食為急其所取辦金帛又仰朝廷分頒之數是以本路經費歲入全闕官主領繼又諸道經畧轉運司辟除文武官屬不少知監縣務多是寄居或衙校權攝即目所在茶鹽酒稅常課率皆虧耗朝廷雖已命錢勰權領轉運司舊日職事緣

總非有兼人幹力慮不可獨倚辦集況向者兵屯雖解完葺故壞費用尚多若不從今加意經營深恐異時煩中都供饋中書可速選所宜佐總之官故以命承之其

汝州兼買木令承之速舉官以聞

要見錢總受命兼陝漕的月日

種

謬言効順人已刺歸漢二字恐諸路其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種謬所過招納効順人令王中正如

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又言收復夏州

新舊紀于

戊寅日書種謬入夏州蓋因此奏也戊寅乃二十五日據密院時政記謬奏十月十五日入夏州其奏以二十

六日到兩紀  
皆誤今不取

涇原路經畧司言已差權總管劉惟吉

量帶義勇等赴靜邊等寨接引降人詔西界近邊若果  
有願來投降之人為賊所制須多遣兵破強梗之衆方  
可接納附順人口今本路乃令劉惟吉領義勇保甲并  
帶彼軍人往恐無益於事令盧秉更詳審施行 鄜延  
路經畧司言米脂寨收窖藏穀萬九千五百餘石弓箭  
器械什物四千城周圍千一百九步詔改米脂寨為米  
脂城 詔涇原盧秉聞緣邊諸寨見糧不多復令物價



甚貴其屯聚防拓軍馬速詳度如賊已散去即放下番人歸聚營處節次抽減歇泊 是日王中正引軍駐珪年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運糧于福寧寨兵夫凍餒僵仆於道未死衆已剽其肉食之

此據記聞

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以上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詔三省印用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為中書外省之印 廊

延路走馬承受楊元孫言大兵已過夏州聞緣路有敗  
殘西賊嘯聚殺畧行人道路梗澀慮奏報及糧道阻節  
乞指揮下經畧司差兵馬緣路巡防詔沈括詳度施行  
是日林廣軍次樂共壩諜言乞賊猶未離巢穴始議  
置樂共城駐軍焉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神民不雜禮  
刑異制故治禮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謂使名姓  
之後率舊典者為之宗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周禮  
王與后不行祭事則宗伯攝得其任矣自漢以來治禮

事神之官不得其職始雜以他故後漢志太尉掌郊祀  
亞獻光祿掌三獻夫太尉秦漢用以掌兵今為三公坐  
而論道者也光祿本掌宮殿門戶皆非祠官之任伏請  
諸祠祭應攝太尉並以禮部尚書充如正官闕則南北  
郊以中書臣僚攝太廟以宗室攝其餘及亞獻太常卿  
並以太常寺太常禮院主判官攝其光祿卿並罷終獻  
仍以太常卿行禮又博士之官掌通古今贊相祭祀本  
朝始有監禮之名今若俾之攝行祠事正合古義緣已

有御史監祭合罷監禮詔南北郊差執政官為初獻禮部尚書侍郎為亞獻太常少卿為終獻諸祭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為初獻太常少卿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宗廟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為初獻正任已上為亞獻已上如闕即遞差以次官充

仍罷監禮

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聖旨今附本月日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嘉言善行歷官

行事軍國勲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誌行狀  
紀述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所修國史須當收采載  
述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  
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  
者延致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  
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庸寫校正  
其嘗任兩府兩制臺諫官之家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  
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并

累朝御札手詔副本送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詔沈括  
據王中正發來宥州蘄旺井所遣奏稱獲賊界蕃部及  
甲戌次宥州西北左村澤與賊戰鬪次第乃知賊會慶  
州相對之兵盡在宥州之側萬計非一並橫山精銳之  
人勢不可輕卿近遣景思誼將三千餘人使前卿又欲  
漸次部兵迤邐前去照應且甚不可容易恐思誼年少  
又平生不慣戰鬪萬一為大軍之累卿且宜鎮安帥府  
根本以安固內地之心其本路元留守兵慮中正至有

行營日久疲於征役之人可與更易兌換以往先是蕃  
部數萬人寇順寧衆欲閉壁入保括以謂示弱驕虜非  
策也使前鋒將李達以千人出順寧具十萬人食言括  
將自將以往先使驍將景思誼吹邁以三千人嘗之虜  
驚潰拔磨崖寨得男女萬人牛羊三萬以還

此據括自誌附見當

考

涇原兵既破瑪伊克臨行次尚伊口有二道一北出  
達達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達達劉  
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

儻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  
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  
為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  
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遣李臨安鼎齎  
劄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間門闔城  
守斬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

獨嫌於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功遂按甲

十一月一

日涇原師次靈州城下此張舜民誌劉昌祚墓所云據  
實錄十一月二十一日奏乃云壬午趨靈州城下先鋒



獲捷壬午十月二十九日也今從實錄實錄十一月十七日已亥涇原路行營總管司言大兵至鳴沙川分兵搜得窖藏粟及雜草三萬三千餘石東牛羊萬餘已犒設使臣將士等十二月二十一日癸卯涇原路行營總管司言十月丁丑於鳴沙城外下寨搜獲窖粟萬八千餘石壬午趨靈州城下先鋒遇賊接戰斬首二百七十二級生擒四十三人獲老小婦女二百奪馬牛羊駝畜萬餘糧草五萬餘今并入此數目不同當考 廢

### 瀘州大碛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兩紀並書

永興軍路

安撫司言自發義勇保甲人夫赴邊盜賊頗多乞自軍興後應強盜三人已上并窩藏之家捕獲並用重法從之陝西路準此命河東轉運司詳度以聞詔沈括聞

夏酋渡河來山界簇圍罷欲至宥州所至之地皆並漢邊戎人狡獪舉動難測不可不謹為之備其嚴敕守將日夕明遠斥候廣募間諜伺其所向無失枝梧有誤邊

計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平

遵裕傳以

為南平濼今從張舜民墓誌及南遷錄

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轉運副使

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間道促涇原兵來援劉昌

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

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

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諜者以徇於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何如昌祚曰疇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瑪伊克之戰餘衆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

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甲申种諤言蕃官借職劉良保瑪克密鄂特桑二人為軍嚮導自綏德城出橫山至夏州水草豐足及差使高福進指發官私窖穀軍糧充備已補右班殿直 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种諤據所分地招討俟畧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

至靈州界其廊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  
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其措  
置麟府路軍馬司可自西界並邊取便路速往及令趙  
高應副糧草如未到本路即廊延路借給委路昌衡照  
會其趙咸莊公岳元無朝旨令就廊延糧草通融支用  
既以饋運不繼乃妄奏陳及走失人夫萬數不少委趙  
高遣官押送就近裏州軍械繫令沈括選官鞠之後公  
岳咸自訴深入賊境暴露得疾乞免械繫上批令在外

承勘初王中正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凡有須索不行  
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惕息不敢違公岳等以  
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  
者有所忘誤乞記之於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  
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廊延受我節  
制前與廊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  
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种諤既  
得詔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廊延糧不可復得人馬



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虜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候  
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  
軍中滅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  
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  
乃潰歸中正頗聞之陽於衆中大言必竭力前進死而  
後已陰令走馬承受全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  
能進軍今且于順寧寨境上就食公岳等亦奏本期得  
廊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故令高置獄

劾公岳等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  
王中正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為驗臣等陰備八日糧  
今出寨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徐悟非但  
公岳等過乃有後命時即隰州置獄中正恐公岳等復  
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  
無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此並據記聞  
附見當考黃

庭堅作黃廉行狀云  
云已附十月十二日

權廊延路轉運使李稷言糧道

阻節見開路措運乞朝廷指揮討除後患上批詳稷所

論事理極為可憂委是輕進未得宜依所奏下种諤速  
移軍近塞併力討除不順羌賊應接饋餉俟一切清蕩  
本路相直河南之地朝廷當別下所向指揮

朱本簽貼  
云此事上

已收削去今復存之上  
所收元與此不相干也

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

枉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平士卒  
饑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稷  
稷請身督摺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使  
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至數千人稷初

被詔得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上下以嚴令相驅迫選

人攝官部夫上道即專戮惟百姓多被殺云

此據种諤及李稷傳

并諤墓誌朱本簽貼云稷所斬九十六人前史官以為數千人多張人數以害先朝政事刪改云民苦捐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屬吏斬三百餘人躬自監斬九十餘人新本復用墨本今從之墨本又云稷舉張亞之督運司亞之斬民夫按亞之乃稷所辟舉隨稷而已今不別出亞之姓名

徙知河陽觀文殿

學士馮京知青州

乙酉詔王中正軍馬已經宥州戰勝其兵員並與特支

錢以廊延路撫養庫錢給

又詔王中正已不節制廊

延兼畫定河東對境地分別未有官司商量照管軍事  
宜增差趙高措置麟府路軍馬事仍差蔡曄權管勾河  
東轉運判官徑赴軍前往來計置餽運趙高權兼都轉  
運司職事候蔡曄到日更不管勾要見曄何官初河東發民  
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用六萬餘人餘皆待命於保  
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麟州出踵中正軍後凡  
四萬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  
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中正何所之有

詔召夫還更令自隰州趣延州餉中正軍於是高奏役

非其時遂罷之

罷取保安糧據墓誌載十一月九日此據記聞高奏冬氣已深冰凍草枯饋運

難通乃罷之奏語頗同高謂王中正為种諤所欺乞罷取保安糧今但存其事又恐前後只是一事河東第五副將訾虎等奏準都轉運司牒令裹送糧草前去即日亦不知王中正劄寨去處臣等帶領人兵五千一百四十一人裹送人夫三萬有餘其夫糧連夜至二十四日酉時後離寨尚未及一二里臣等纔候夫糧引拽通行本將兵馬收後進發御批宜再下王克臣仰火急催促依前降指揮更不得前去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下此據御集當與記聞參考其時日別修恐十二月初趙高已不在河東漕司矣十一月九日高已責相州縱救命到遲不應一月後猶未受也

權發遣廊延路轉運判官張亞之言

西界吳堡義合細浮圖寨日懼討殺又未有官軍至彼  
應接及經种諤殺敗蕃賊殘黨竄山谷間慮出沒邀截  
糧道乞下鄜延路經畧司遣兵將曉諭招降詔沈括詳  
亞之所奏應接招納如兵不足即牒种諤相度施行

權鄜延路轉運使李稷言十月丙子兵夫夜結陣駐伊  
稜河西賊屯兵蒲桃山丁丑未明曲珍領步騎先與賊  
接戰分銳兵繞蒲桃山出賊後首尾合擊走之斬首四  
百級獲器甲二千馬五十偽宣敕七銅印一降四十餘

人進宿曲水平戊寅駐大里川至曉收集不齊人夫凍死在道無復收斂役非其時理無可濟見今極力催驅  
鄜延路經畧司言準轉運司牒聞昨隨大軍不及并  
逃亡禁軍人夫避役廂軍等藏伏於延州東路山澗遮  
界行人本司已榜諸處限半月赴所在官司自陳與免  
罪是日高遵裕次靈州城下鄜延環慶兩路合一軍  
凡兵及夫三十萬有奇遵裕以為城朝夕可拔不欲劉  
昌祚分其功乃遣昌祚與种諤桑湜同巡邏營寨行二



日皆遇賊戰却之初賊數萬奔衝勢頗急昌祚令中軍射神臂弓又自出陣射之凡數百發射中首領星多雅鼎賊稍北乘勝掩擊獲印二馬一百四十匹器甲倍之歸納遵裕帳下遵裕猶不懌責昌祚不稟節制每馬一匹給銀標子一衆諠譁昌祚密諭止之城久不下糧草告乏昌祚偵巾子岌鳴沙川有積聚白遵裕願遣騎往取之凡往復兩日得草一萬餘束粟豆千三百斛使自輸官取直涇原兵仰給有餘則轉給環慶兩軍有無雖

通然人情終各自為計云

此據昌祚墓誌及本傳并南遷錄取鳴沙川粟已詳見十

月二十八

日辛巳

丙戌涇原路經畧司言劉昌祚戰瑪伊克隘口生擒西賊

二十二入留為鄉導斬昌噶等十二人

瑪伊克之捷已詳見十月十二

日乙丑

詔王中正兵自麟州出界已至廊延路聞暴露

日久人多疾病今雖駐並邊亦慮無以休息可令計會

沈括分擘於延州保安軍諸城寨歇泊委趙高王中正

指揮將佐存恤照管整齊器甲補葺衣裝屋宿火食安

養士氣候歇泊定即令逆遷起發取便路往河東依近  
降圖畫地分討定賊境仍令中正具析元領若干人馬  
若干傷折病死若干逃亡見管若干以聞於是中正引  
軍還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二萬民夫逃歸大半死者  
近三千人隨軍入塞者萬一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  
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

此據記聞附丙戌得  
旨班師歸延州下

雄州

言準涿州牒請早根勘經歷官司妄申舉及深入當界  
地分村坊檢問賊寇詔雄州自今凡與北人理辨邊界

小事不得全無瞻顧務為枝詞致招引敵界移書侮慢  
丁亥詔尚書都省及六曹各輪郎官一員宿直寺監長  
貳五日一宿 令少府監鑄省臺寺監印記凡六十三  
河東路提點刑獄黃廉言準朝旨往代州定驗有無  
人侵北界地採薪臣親往瓶形等十二寨緣邊界壕按  
視一一詳考委是古道即不根究內有道近鋪屋及密  
抵林木委是人跡往還本鋪守卒朝夕採薪捨遠就近  
不能無之及有避遠取直過往雖非採柴亦不當直過

詔逐寨不覺察採柴及取直過往寨官并本地守鋪人

員令河東路經畧司劾之

八月七日廉初受命明年正月十二日二十五日又二月

六日當考元符二年內殿承制吉先上書云昔在元豐之閒夏國因廢其主朝廷興師以伸弔伐之義兵未出境而昇丹應之乃以爭圍山子道路為名移牒瓦橋云代州瓶形寨使臣非理遮本國巡邊人馬當道已指揮本地分官司禦敵拒捍去訖請達于南朝照會朝廷委河東路提點刑獄黃廉詣瓶形寨按問其事厥後未踰旬浹北界之兵果來壓境此蓋為夏國之聲援也是時臣任瓶形寨監押觀昇丹軍馬蟻聚甚衆臣奮不顧身入北人白及中以理道婉順說諭而事以和解尋準神宗皇帝御前劄子云北人開張旗幟鼓弓露刃本欲示強不肯回屈本寨使臣又懼縱其侵軼之患必與之鬪爭則恐激成邊事今後權聽出入別取朝廷處分因與

邦丹再分畫團山子以西邊界臣以此知二敵相援不  
啻如左右之手也此事與實錄所載差不同當考黃庭  
堅行狀云云更詳

之已附八月七日

詔熙河路都大經制司已分畫地

分討賊更不節制涇原路軍馬令劉昌祚等依舊受高

遵裕節制

環慶路經畧司言第三副將傅諫申西蕃

部香多稱夏國主遣人追嘉木扎寨守兵約三千人香多

焚本寨樓櫓與妻吹明來降已令傅諫往收嘉木扎寨及

發掘窖物詔嘉木扎寨令經畧司應副修葺仍指揮傅諫

量差兵防拓

种諤言自十月庚午離夏州遣曲珍等

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摺運糧遇賊與之戰斬獲賊鈴

轄首領以下七十八級降六百五十人餘如李稷奏

新紀

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種諤敗夏人于黑水按合攻靈州非丁亥日也舊紀但書丁亥種諤敗夏人于黑水獲首

虜千七百級數

與諤奏不同當考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十月乙亥

至吹鄂特山遇賊斬獲四百級生擒百人獲馬牛羊萬餘

見于達羅城川下營西界裕勒藏額沁薩勒自賊寨遣人以

蕃守乞發兵應接分遣將士招納本人以汪家等族大

首領六人并蕃部及母妻男三十餘人來降各齎偽印

并偽宣告數道額沁薩勒於西域一帶世為酋豪族望最大今既內附額沁薩勒已授內殿崇班其餘六人與右班殿直及三班差使遣家屬老小復歸西使城及康古堡族帳其額沁薩勒等並令隨軍

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為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



叶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  
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  
嘗戰何謂降也

此據  
記聞

己丑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旆象輅建大赤  
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奏也初禮文  
所言看詳周禮巾車天子五輅曰玉輅曰金輅曰象輅  
曰革輅曰木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載戟常  
崇於父四尺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戟矛皆挿車轡謂

之兵車至戰國之間左為尚故增挿四戟謂之闔戟則  
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闔戟猶未  
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檠戟于車之右輻以黻  
繡之衣益為亂制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闔戟方六尺  
而被之以黻惟天子之輅建馬滋為謬誤伏請五輅除  
去闔戟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  
則由左已具奏聞訖

禮文所言無月日  
今附增製五輅後

又言看詳法駕

之行所與共輿者以承清問古者天子居左僕居中央

參乘居右僕必授綏以備驚奔則謹之至也周官有大僕齊僕道僕所以御車而孔子曰吾執御矣至禮驂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為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大僕而無參乘伏請親祠乘輅除舊已有大僕外仍增近臣一員參乘立於車右又言謹按周禮巾車之職一曰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又大馭掌玉輅以祀及犯軼遂驅之此祀則乘玉輅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

言必有尊也周禮齊僕馭金輅齊右充金輅之右此齊則乘金輅也齋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禮之明證也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於禮非是伏請致齋文德殿翌日進金輅至太廟齋宿翌日行禮畢進玉輅赴南郊詔環慶涇原熙河軍馬並趨靈州今間西賊聚重兵以抗官軍若靈州堅守王師深入糧饋已遠豈可專與土木為敵必俟破靈州慮勞費日久令高遵裕李憲互相計會纔候敗賊援軍分兵留攻靈州

乘河冰合簡精銳兵將徑趨興州若先下興州則靈州  
不攻自破更審度機便施行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  
軍行至天都山下營西賊僭稱翼摩內有七殿其府庫  
館舍皆已焚之又至羅免川捕獲間諜審問得酋首威  
明統軍星多哩鼎人馬輜重與本司行營不遠尋勒將  
兵追襲斬級千餘生擒百餘人虜牛羊孳畜萬計又奏  
離天都山至滿達勒川威明藏衆敗散後再遣將士追襲  
又斬獲五百級生擒二十餘人奪馬二百餘匹牛羊孳

畜約七千詔李憲知過天都山斬戮甚衆趙濟供饋辦  
集東去靈武數舍非久必與涇原環慶之師合爾宜更  
切鼓舞將士氣力與兩路同心叶謀破賊若攻圍靈州  
兵馬有餘宜乘河冰凝結分那勁兵驍將北渡襲蕩賊  
巢得傾則靈守雖堅當自潰矣

新紀已丑憲敗夏人于羅多克川蓋據奏到之

日也其實日當考舊紀與新紀同但增獲首虜千六百級星多哩鼎又見五年十一月乙巳

廊延

路經畧使沈括言本路運糧延州諸縣丁夫發盡已差  
及婦女雖累戒官吏毋得括責婦女而運糧須辦則勢

不得不極民力恐無以為繼聞出界後死亡逃散人夫  
頭口不可勝計至全軍潰散委棄糧仗不免資寇今邊  
糧已費力又益河東兵愈闕糧食以臣愚見河東廊延  
行營恐須分遣將兵搜討伏留賊兵候道通節次量留  
人馬依峻置頓屯守南北照望糧道提舉河東路常平  
等事趙咸等言諸路之師皆欲直趨興州覆其巢穴臣  
等以為進兵深入西賊引避遷其居民空其室廬實有  
深計蓋使我軍進無所得退無所恃食乏兵疲然後邀

我歸路自當坐致困弊方積雪苦寒復涉不毛之地或  
闕薪水士卒疲困食不充饑寒餓侵凌病死者衆餘多  
困弱今雖足糧尚不堪用苟圖速進終恐敗事上損國  
威下傷人命為今之策莫若先自近始聚兵境上於夏  
宥二州之間相地形險阻量度遠近修立堡寨儲蓄糧  
草以次修完夏宥移那兵糧以為根本俟其足備徐圖  
進取如此則橫山一帶西賊不復耕必使絕其生理不  
煩王師自當歸順此實萬全之策與今日之舉雖有遲



速之異然收功立事固不侔矣上批沈括趙咸奏議盡  
如朝廷已降處分其近付王中正种諤指揮可速行下  
又批近以河東熙河路轉運司措置夫糧乖方及軍前  
全不照管致逃亡人數不少見付獄治罪可劄付諸路  
轉運司仰照會檢察本路職事若有乖違全不存卹人  
夫亦當準此施行庶各知戒懼百姓稍有存處

庚寅詔中書丁酉開天章閣進呈官制

丁酉十五日

詔罷

刑部公案半年一次法官赴中書斷絕

五年七月三日  
壬午合參照

禮院言十二月壬申慈聖光獻皇后禪祭戊寅遼使見謹按禮曰是月禪徙月樂又曰禪而醴酒今遼使見在禪祭之後未踰月於禮可以置酒而不可以用樂詔遼使朝見不置酒就館賜燕 權管勾熙河秦鳳路轉運司公事趙濟言隨大軍至且珠川應副別無關誤勘會都大經制司要一月人糧馬食臣已牒本司將先差下急夫津般人馬食三萬乾糧一百五十萬斤自通遠裝發赴熙寧寨會合據即今人馬可作一月之備目即

見存準備五十日支用深入討定委不闕誤上批濟雖一面已牒本司深慮道路遺墜或有不達可從朝廷依濟所奏下本司及涇原路經畧轉運司照會於經過本路城寨地分催驅發遣

濟本傳云趙濟以通直郎權管勾熙河秦鳳路轉運司事築定

西城蘭州由天都山道涇原以歸往復累百餘日時陝右數調役曠日持久衆且潰濟度無以制使民自潰則後不可復役乃悉縱遣輟馬負糧軍迄還不錢

辛卯知秦州端明殿學士曾孝寬知河陽初王師西討議者欲徙秦鳳兵屬熙河孝寬言州直邊衝城砦距州

近者才百里異時宿兵以制夏人兵不可徙詔從之

八月

五日乞留兵詔孝寬分析

河北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王居卿知

秦州尋改命知審官東院通議大夫呂公孺

改命公孺在十七日

已亥今并書之

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權管勾河東都轉運

司措置麟府軍馬事趙高知相州高初領河東漕計

十月

十二日時潞州已再籍夫械繫坊郭民王槩等責夫錢六

萬三千餘緡號訴於高高諭之曰朝廷用兵非獲已軍

興期會豈可緩也雖然吾當以身為汝等即以官錢二

萬餘緡代之為釋械寬期使償李稷奏种諤以河東兵食少方討宥州欲取糧于保安于是命高領空夫赴之就借畝糧轉給高言

王中正屠宥州乃十月二十日稷奏請當在十月二十日以前高言

亦必在十月也

中正不更事為諤所欺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畧

無功緒訾虎一軍夫糧足備委之麟州

麟州或作廊州恐誤

度其

本謀必非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指廊延恥於空還姑以糧盡為解今稷奏請窺測朝廷况隨軍空夫可使摺運路昌衡在廊延饋餉足以應副方河東興夫

第三番往往思變羣聚剽劫已散復集必難如期太原距保安逾十五程阻阪阻隘難于倍道臣竊計士久暴露水落草枯人馬瘠勩未可以前況賊素悍今伏而屢抄必懷狡謀不可不慮

高駉李稷奏與乙酉日所書合參考

朝廷再議入

界兼措置麟府軍馬高即奏諸路昨大舉方士氣精勇橫裂四出勢如壓卵既閱月矣雖捷獲不補失亡今鋒銳銷軟民力凋耗若復深入恐速它變或謂秉常囚拘慮為隣敵所有然自興師未聞北敵以一騎窺西夏者

如決圖開拓即且城宥州分裂堡障與夏州相接建綏  
宥銀夏別為一道修復安遠塞門三十六寨須仲春出  
師乃困賊之策也於是坐不赴廊延故有相州之責

措置

麟府軍馬乃十一月三日乙酉

權發遣度支副使河北東西路體量

安撫朝奉大夫直史館塞周輔為集賢殿修撰河北都  
轉運使兼措置羅便 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餽  
運之策莫若車便竊見自熙寧寨至瑪伊克皆大川通  
車無礙兼聞自瑪伊克至兜嶺下道路與此無異自嶺以

北即山險少水車乘難行以臣愚慮可就嶺南相地利  
建一城寨使大車自鎮戎軍載草至彼隨軍馬所在却  
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于中路量度遠近築立小堡  
以相應接如此則可省民力之半又言臣觀胡蘆河一  
川南北平坦地皆沃壤若有堡寨可依則其田盡可募  
弓箭手廣令墾闢若蒙朝廷開允即乞下臣或別委官  
相度地利止以遣回空夫併力修築若堡寨既成則地  
基酒稅並可經畫資助軍費上批付盧秉曰今大軍深



入惟糧餉最當經畫今日得大寧奏乞因行營放回夫  
力城蕭關故城以為根蒂則賊界人戶盡可招來道路  
氣勢遠近相屬可通大車轉餉其策甚善蓋其成效已  
見于熙河自城蘭州及展置戍壘之後羌人相繼降附  
者已數萬帳迨今効順接跡不絕況本路川原之廣蕃  
戶之衆乎卿其早圖為之則一路不日當有几席之安  
矣 种諤言將來諸路兵乘冰渡河竊慮推突相先爭  
奪財貨將佐不易禁止乞早降約束詔諸路總兵官將

來得賊府庫應同日有功士卒並主將親檢校均給如  
金帛浩瀚宜量留充將來置帥供贍之用若賊逋竄尚  
有繫顧返據巢穴之心即焚其所居 諤又言有投降

蕃部諾爾指引桃堆平粟窖稱是國官窖窖密相排遠  
近約可走馬一直已遣兵夫般運變春糧食 又言第

三將楊進等降橫河平人戶及破石保城斬首自首領  
以下百六十八級降生口大首領伊實恭瑪以下千六  
百七十六馬六十六牛羊四千餘 手詔官制所分撥

事類已見次第已得旨減省官吏緣使臣吏人中其有  
昨編修內諸司勅式所取到之人其本局已令釐正編  
修勅式已經取會未能了當事務不少宜令元編修官  
張誠一等比前占之數量行裁減精選可用者依舊置  
局結絕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  
有室事焉若大夫士則室中而已按禮祝延尸入奧灌  
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南面  
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乃

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于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漢元始間王莽廢始祖堂上南面之位歷代因仍未改殆非天子北面事始祖之禮也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詔送禮院候廟成日取旨

元豐四年十一月九日  
聖旨今附本月日辛卯

甲午上批河東路措置司軍馬見在保安軍諸城寨就食迺遷東去並邊討附不順生羌止是經過或住三五日給一去糧食計數亦不甚多若便令河東路隨軍出

界人夫運麟府緣邊最難得處糧草償廊延路此乃失計之甚可速止之其已費糧草宜令河東都轉運司更不還廊延路如已起發人夫即追回其糧草令廊延路轉運司除破

此詔恐是因趙高建議高建議附高黜知相州時十月九日辛卯在此前四日也當

考

林廣駐軍樂共城分遣諸將繞行席帽溪出江門

後破賊隘於是江門樂共兩道水陸通糧餉蠻部降者相屬獨羅始兜之斗蒲村不至乙未廣率諸將討之次落个綱山斬五百餘級復築堡駐軍馬

廣傳云討斗蒲斬五百餘級平

蠻錄云斬五十  
餘級今附本傳

丁酉對輔臣于天章閣議行官制既而中輟

蔡惇舊典當附五年

舊紀書丁酉議官制對輔臣于天章閣新紀不書

初种諤駐兵麻家平以俟

招運踰期不至士卒益饑困行八日次鹽州會大雪死者十二三左班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相繼而潰入塞者三萬人塵坌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為不然曰此皆五州之精甲也討之未必能勝而自斃死士以驕虜勢非術

也時日南至括大張樂勞河東之師得叛卒數十人括問之曰副都總管使汝歸取糧主率為何人答曰在後括各令歸也至暮自歸者八百人旬日叛者皆歸後復治師西討括出按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既而上使勾當御藥院劉惟簡來治叛者括對曰星誤士卒者劉歸仁已行軍法惟簡遂歸十一月二十四日乃遣劉惟簡种諤自麻家平八日至白池據范育墓誌沈括誅劉歸仁據括自志因括自志有日長至之語遂附見丁酉是年十五日丁酉冬至也

已亥淮南東路提點刑獄范鏜言見權領揚州高麗使經過臣官輕服微已牒權轉運副使李琮權州通判泗州奉議郎權發遣州事王純中亦言今與高麗使相見許與不許依知州服紫詔范鏜借朝奉大夫賜金紫王純中借金紫李浩言蘭州新招到西使城界歸順西蕃旺登吉凌郭等三族大首領斯達爾歆等三百餘戶千三百餘口內三百餘人強壯千餘口老小婦女已犒設等給例物各令依舊住坐知陝州劉航言乞降朝



旨馬遞急脚鋪兵級等應亡匿者限半月首身免罪若  
限滿不首及首而復走竄者雖經赦不原從之限二十  
日出首 太原府路鈴轄張世矩奏準朝旨令臣具用  
兵利害以聞臣領兵西討所逢皆精騎其老小深遁沙  
漠由此觀之其建言破虜使朝廷于數路動百萬衆當  
大冬隆寒之際遠征未利者斯人之罪也伏乞撫養士  
馬待來春青草未發牧馬正羸妨彼農時乘彼虛弱進  
兵攻取則不及三二年必當傳首北闕如其謂期月可

破則非臣之所及也詔張世矩身為將佐自合一心赴敵畢力軍事縱將卒有寒苦暴露之勤但當聞達朝廷乞加存撫豈宜妄陳異見動搖沮撓大議委王中正候到本路即軍中械繫府州獄令轉運司差官劾罪下諸路出界總兵官告諭諸將知委

世矩以內藏副使權太原府路鈐轄見元豐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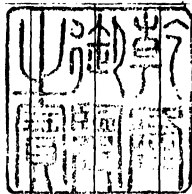
年十二月不知此時曾遷改否十二月七日釋世矩

庚子高遵裕言清遠軍正當隘險可以屯聚兵糧合依舊置軍增修城壘其韋州在橫山之北西人恃此為扼

故立監軍司屯聚兵馬防拓興靈等州臣今相視地形  
亦合因舊聚落置堡寨以為控守通活道路詔高遵裕  
相度如何以照管通接糧道即依所奏修葺 詔問沈  
括吳堡義合寨有降款至軍前虛實是時河東兵十二  
將東還道廊延之鄙沈括使騎將焦思耀兵于綏德城  
聲言括兼護河東十二將西討虜覘憚軍勢盛夜遁去  
不失一鏃而下浮圖城由是吳堡義合勢孤皆空壁去  
得三壘關土東屬銀夏

此據沈括自誌附見詔問降款  
後十二月六日戊午又二十四

日丙子五年正月  
六日戊子可并考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

二十至  
二十三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王爾烈

膳錄監生

臣陳祁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十一月辛丑詔林廣累奏進兵次第極為遲緩今已深冬若更涉春天氣漸暖烟瘴霖雨轉難窮討巢穴或遷延未了即兩川不免騷擾令林廣宜速進兵時廣留屯落个綱凡七日矣沙取率衆來降後五日乃

發 瓊管司言已罷海南經制事如有生黎歸附乞量  
支官錢買物犒設詔以劉誼奏請招懷經制朝旨盡錄  
送知桂州張頴如實有生黎歸嚮可相度施行訖奏其  
所用犒設賞賜之物即以經撫庫錢物應副

頴知桂州  
在三年閏

九月二  
十一日

詔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軍馬出界暴露日久

今雖駐涇原近邊亦慮無以休息可令李憲等計會盧  
秉分遣於近便有糧草州軍城寨歇泊指揮將佐存恤  
安養士氣如靈州未下纔候夫糧有備速進兵往協力

攻取若靈州已拔依已降指揮據所分地清蕩賊境并  
下盧秉如軍士單露寒凍即擘畫應副照管 李浩言  
蘭州節次招到西使監軍司管轄順夏國西蕃音摩古  
勒額勒錦星羅舒克等四部族大首領蕃鈴轄約蘇等二百  
三十餘戶二千餘口尋犒設等第支給例物各令歸族  
內有會州人戶權給官地住坐已申熙河路都大經制  
司乞等第與補職各詔送熙河路都大經制司 京西  
路轉運司言準朝旨於均鄧州共發夫三萬每五百人



差官一員部押赴廊延路饋運計用官六十員本路闕  
官乞於起夫縣各差令佐及鄜州縣不依常制共差二  
十員餘四十員乞自朝廷差官詔均鄧州所部夫三萬  
自離家日及本路程頓並依前降指揮日支錢米外令  
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  
菜錢十並先併給 是日環慶涇原兵去靈州初高遵  
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糧道且絕賊決七級渠  
以灌我師水至遵裕斷砲為梁以濟劉昌祚殿手劒坐

水上待師畢濟然後行賊騎追襲轉戰累日至韋州士  
爭入寨無復隊伍賊乘之我師潰死者甚衆先是有詔  
輒班師者族城久不下涇原鈐轄种診獨與遵裕書言  
頓兵攻堅兵法所忌而食且盡吾營布列稻塍若賊決  
河水灌之吾其魚矣請歸屯清遠通糧道以聽命遵裕  
以示衆無敢應者遵裕乃謂診曰聽公言活兩路生靈  
得罪死無所恨遂班師  
此據范育所作种診墓誌及明  
年六月五日實錄十二月三日  
盧秉奏又五日遵裕及轉運司奏新紀于辛丑日  
書師還或是因此也舊紀書遵裕班師在丙午日

癸卯詔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帶修撰者並罷 又詔諸省曹寺監元額以職事繁簡及資序高下互除尚書侍郎奏事郎官一員同上殿大理寺左聽已畫旨公案批送門下省 罷宣徽使見任宣徽使依舊自今更不除人 沈括言順寧寨等處申种諤下漢蕃軍馬四散各逐城寨不敢邀截詰問又言卒楊成言种諤至夏州索家平三軍無食皆號泣不行已失三萬餘人即未敢擅招安詔沈括所奏事體皆邊防機速頃刻不可遲緩若

帥臣不任為已責隨宜措置乃須俟中稟則利害之間失之多矣其速如朝廷已降指揮外隨宜措置早令定貼仍酌度人情如尚可因而鼓舞為用即聽令斬捕境上剽盜羌賊贖罪請糧歇泊餘非朝旨所該者但以便宜隨機處之勿一一中覆也

索家平當即是麻家平也今兩存之

又鄜

延路言种諤軍前士卒奔潰入寨未知行營所在今度种諤事勢必未能深入詔种諤速引軍並塞於便處權安泊候士氣稍寬糧餽有備即依甲申詔施行

甲申十一月二

日續詔沈括今月壬寅得卿丁酉奏以軍前士卒逃潰散在本路緣理出不得已須當急切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饑寒逃歸其家可各隨所在城寨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仍卿一面令城寨安撫速依榜受納給十日糧聽歸所屬節次具招撫數以聞又詔沈括招撫逃潰軍事毋得關報軍前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為三獻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于室

而無事于堂禘祫則有事于堂而無事于室室中神位不在奧堂上神位不在扃有饋食而無朝踐此古今之制所以不同也然古禮有不必復者事尸與王后入廟是也有須復而後禮意備者裸將于室朝踐于堂饋食于室是也蓋獻之屬重于裸而朝踐薦腥所以貴本而備上古之食以神道事之也饋食薦熟所以親用而備後世之食以人道事之也三者交神之大節必須人主親之遂撰定可行典禮以聞且言此所謂度今之宜而

備古九獻之意室事與堂事本末兼舉僖祖以下八廟之祭可一日而畢又言臣等勒禮直官大樂令同行試習并勒司天監刻漏官記其時刻凡一廟纔占二刻其合有皇帝入次食息百官齋班等更破二刻即八廟行禮四時可畢舊儀以丑時行禮即至辰時未禮畢詔送禮院候廟制成日取旨

禮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禮院今附本月日元年九月已

丑初詔詳定可行典禮朱本云云合參考并修

又言看詳南郊前一日朝饗

太廟又四孟臘饗皆設神位于室戶之內向則以遵十

有二陳于其左豆十有二陳于其右牙盤陳于其前銅  
三在牙盤之南甒三其一在銅南其一在邊左其一在  
戶外之左俎三其二在邊南其一在豆南簋簋四在三  
俎之間彝尊及壺則陳廟堂上前楹間各于室戶外之  
左北向西上觀其左右前後之序皆後世率意為之不  
與禮合臣等謹推特牲少牢禮而約以周天子之制別  
圖上二本所有室中堂上筵几及豆銅俎簋邊甒之列  
伏請據古考正所實之物雖已具別錄然恐在今有不



可備者乞以時物品類相近代之若大袷羣廟之主會  
於祖廟則籩豆俎簋至多恐室中不足以容乞量減其  
數移之戶外詔送禮院候廟成日取旨

四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

又言臣等聞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匏竹在前  
鐘鼓在後貴人氣也書曰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  
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堂上  
之樂以象朝廷之治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  
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

下匏竹寘之于床並非其序矣伏請每遇親祠宗廟歌  
者在堂更不兼設鐘磬宮架在庭更不兼設琴瑟堂下  
匏竹更不寘之于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乞依此正之  
有司攝事準此

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

又言臣等

謹按周禮小胥之職曰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  
士特縣說者曰宮縣四面軒縣三面判縣二面特縣一  
面又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說者曰鐘一虞磬一  
虞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西一虞鐘東一虞磬士磬一

虞而已又按儀禮大射儀曰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  
鐃皆南陳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一建鼓在西階之  
東南面說者曰此諸侯之制也諸侯西面一磬一鐘一  
鐃則三面鐘磬鐃九而已諸侯鐘磬鐃九則天子鐘磬  
鐃十二虞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  
十二次則亦無過十二虞也自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  
考其數至有謂宮縣當二十虞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虞  
此隋唐以來論不一也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

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  
宮架後世因仍不改所有郊廟有司攝事樂伏請改用

宮架十二虞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

又言臣等看

詳天地之德至大故主用文舞以祀周禮曰舞雲門以  
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又曰雲門之舞冬日至至于地  
上之圓丘奏之咸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雲門則黃帝樂咸池則堯樂皆所謂文舞也於天地之  
德用此以求稱近世南北郊樂舞兼用武舞即記所謂

千戚之舞非備樂也既非古制又不足以稱天地之德  
伏請南北郊樂舞純用羽籥庶合禮意已具奏聞訖

禮文

無月日今附十一月二十一日

甲辰詔增減官吏並門下中書省同取旨 樞密院置  
知院同知院餘悉罷於是大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  
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  
相維制何可廢也上又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  
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

呂公著韓縝凡三員或曰上欲以禮退公著自是踰五

月公著始請補外云

此據職官志志稱五年誤也定密院兩員之制恐非事實欲以禮退

公著必史官誣詞公著明年四月丁丑罷自緣議論不合耳孫固以元年閏正月壬辰除同知呂公著以元年九月乙酉與薛向並除同知三年九月癸未三人並改樞副丙戌向罷四年正月辛亥固改知院公著同知韓縝初除同知志云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遂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按志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蓋不同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于公著遂加誣辭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畧刪潤其辭更

須考  
詳

又詔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司蹇周輔已差充河  
北都轉運使更不差提舉鹽事官令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程之邵江南西路轉運司提舉鹽事司官及合屬處  
依已降條約悉力奉行毋得有虧歲課 詔李憲亟旋

師本路安養士氣品第功狀以聞應行營漢蕃將士作

番次厚與犒設仍大開恩信廣務招徠新土生羌及密

定置戍之所計度版築之具以俟春暖興作

朱本云又  
詔憲朝廷

比間塞外寒甚士卒手足瘡痍故頒降圖畫俾諸道各  
依分地清蕩河南東西南北相望修復故城列置

成壘處分甚明但俟靈州收復則諸道自當遵奉爾之  
今畫適契已頒之命甚善又詔乃朱本增入新本削去  
考按朱本乃似專助  
憲者其削去固當

乙巳西京左藏庫副使鄧繼宣言差提舉編排環慶路  
馬急脚鋪等竊見韋州至清遠軍駐劄將官潘定劉清  
日逐搜山道路通活別無阻節其南州至韋州駐劄將  
官劉僅樂進雖差下未至即今靈州至韋州向上糧道  
阻節不通乞差近上臣僚多發禁軍自新界柴棧溝每  
十里置一鋪及敕堡寨以便運糧轉送文書詔令胡宗



回詳繼宣所奏展轉移牒指揮劉僅等速赴所分地巡綽通道令宗回具析見權本路帥領兼職在饋運道路梗澀並不措置因依以聞 詔令彭孫候覓送夫糧至

軍前却帶所領軍馬於靈州及鎮戎軍熙寧寨以來見有西賊藏伏抄劫往來道路不通處巡綽照管招運夫糧及轉送文字如將來糧道通活朝廷推賞不在攻城破賊之下仍一聽盧秉節制 環慶涇原兩路兵既發靈州賊追襲之是日劉昌祚等於隘口遇賊高遵裕遣

六宅使俞辛等領兵應援辛及使臣任誠等三人戰沒

此據十二月九日環慶行營奏今移入此

丙午詔令劉昌祚等如軍前兵可輟即益彭孫部下俾及五千則上下經畧搜踏羌寇必不敢存跡俟已施行得報以聞又詔盧秉間本路昨差護送夫糧赴軍前彭孫一行為賊逐散未知虛實速考實以聞又詔秉間劉昌祚等行營之後賊馬屯聚甚盛轉餉丁夫數遭窘辱爾後卿宜詳酌遣之詔據种諤奏已移軍並塞

兵馬暴露日久宜令种諤部領還本路安養士氣繕治  
器甲葺補衣裝俟稍近春暖再出討其本路土兵各歸  
元駐劉州軍城寨蕃兵并漢蕃弓箭兵分擘於近裏有  
糧草州軍屯泊其運糧夫皆放散种諤下將佐隨軍歇  
泊 詔沈括本路行營之師自出境以來逢賊大小戰  
鬪未嘗傷沮迄今保全南歸並塞其士卒適當凝寒之  
際加之常抱饑餒其於勤勞忠盡可嘉甚矣若不俾遂  
休息以待將來之用則氣力必須衰墮傷其壯勇之心

況今邊事未有期程緣邊要地芻粟宜乘時豫有愛惜卿等疾速將諸將軍馬節次分屯內元係緣邊者即量留防守其餘移置永平已下州寨非緊切擬用去處就食仍候使人到犒設撫諭支賜訖寬與日數歇泊已差勾當御藥院劉惟簡往來本路傳宣撫問出塞還將士已下並賜銀合茶藥犒設支賜卿可責委轉運司官編排錢絹絹各六七萬貫匹已上準備喝賜先是有詔軍士疾病先還者不賜惟簡至慶州疏言士卒去父母妻

予入萬死一生之地不幸將臣違聖畧失綏撫糧食不  
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廷中觀彼受賜而已不  
預小人無知倉卒之際恐未易制上嘉其言即聽均賜  
二十五日乃遣惟簡八月十

二日沈括擅賞鎮兵當考

詔環慶涇原之師見攻

靈州未破賊兵繞出大軍之背扼絕糧道本路別無援  
兵即今道路隔絕不可不慮令王中正將所部兵馬除  
已過河更不追還於延州簡不隨种諤出界兵及并河  
東兵共三萬人已上速自環州洪德寨入至韋州以北

如道路通快賊兵敗走靈州已有可破之勢即換在彼  
久役兵員回或糧餽闕乏即應援兩路之師迺遷退歸  
務在持重仍速報軍前其中正所領俟出界前一日賜  
特支錢 權熙河蘭會經畧副使李浩言蘭州及西使  
城界連接熙河通遠軍新復多荒閑地已依朝旨招弓  
箭手竊慮應猝難得數足乞權許人開耕候招弓箭手  
却支撥所貴得廣芻粟以實塞下詔熙河路都大經制  
司相度施行 詔高遵裕環慶鄜延大兵久頓靈州城

下糧道艱阻令高遵裕如已收復靈州即分遣將兵開  
通道路猝未可破即同涇原兵夫從環州路迤邐移寨  
並邊別議措置回師之際務在部分嚴整其左右賊馬  
湏痛殺戮已令王中正部領大軍應接更在審度機便

施行

舊紀于丙午日書詔高遵裕班師蓋因此詔也

丁未寶文閣待制何正臣言伏見朝廷比以遠官迎送  
之勞特於八路立法差注計之八路蜀為最遠仕於其  
鄉者比他路為最衆今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而一郡

之中土人居其大半寮屬既同鄉里吏民又其所親難  
於徇公易以合黨乞收守令員闕歸於朝廷而他官可  
以兼用土人者亦宜量限分數庶幾經久不為弊法兼  
聞本路差注往往未至盡公蓋緣地遠朝廷不能徧察  
而審官吏部所見不過具文而已仍乞八路凡有員闕  
及遇指射皆使提點刑獄司通知如有情弊亦許取索  
點檢聞奏詔八路差官自今委提點刑獄司逐季取索  
點檢如有違法具以聞仍申中書本房立法中書言八



路差官已許他司覺察不須別更立法今欲申明行下從之 廊延走馬承受楊元孫言近轉運司部夫往安定黑水堡摺運軍糧未至所運亦不多雖頗得蕃部窖粟又數不至廣致士卒有饑餓逃亡大兵至西界白鹽池去懷州止百餘里种諤準詔已領兵回恐近邊屯聚人馬轉運司供軍糧依前有闕上批廊延路轉運使李稷應副軍糧闕乏乖方及累奏誕妄致令行營士卒乏食逃潰若不差人代領其職付吏正治其罪則有誤國

事不細可令中書樞密院同議其事詔李稷降兩官為  
轉運判官令悉心職事如更闕誤當依九月戊申詔施  
行宣德郎張亞之本稷奏舉今幹辦無效可罷轉運判  
官令赴舊任亞之部夫尤酷令軍士殺夫軍士不忍殺  
至誘蕃兵殺之以奉議郎王欽臣為鄜延路轉運副使  
朱本簽貼云誘蕃兵殺先無照據兼李稷本傳已書訖  
刪去今復存之趙起作种太尉傳云諤以十一月十三  
日至白池準  
詔班師當考  
种諤言米脂川敗西賊有功人總兵官  
走馬承受各一員機宜官七員軍主簿等十人獲級諸

軍漢蕃弓箭手等四千餘人乞推賞勅學士院降詔賜  
諤銀絹各二千匹兩其功賞候事畢推行楊元孫轉兩  
官依舊寄資穆衍等七員各遷一官選人依條比附施  
行汲光徐勲賜章服軍主簿并獲級諸軍等依格酬獎  
遣勾當御藥院劉惟簡往延州賜行營回經畧副使  
以下茶藥傳宣撫問漢蕃將士及等第支賜禁軍都指  
揮使錢七千絹七匹都虞候以下有差其下軍卒亦賜  
絹或綢一匹

遣劉惟簡已  
見二十四日

戊申詔令廊延環慶路轉運司速指揮轄下經由州縣  
糧草支費什器頓舍務令畢備毋得張皇騷擾 詔自  
今堂選堂占悉罷以勞得堂除者減磨勘一年選人不  
依名次路分占射差遣 又詔中書樞密院吏止分隸  
三省毋撥入六曹如有剩數並額外存留轉補請受及  
諸恩例並如故 廊延路經畧司言鈐轄曲珍申蕃敢  
勇効用自來立功朝廷酬獎止于族下軍員安排竊緣  
蕃敢勇効用多是西界投來彊梁有名目之人一日立

効却補元族下軍員又無田產非其所願乞自今蕃敢  
勇効用如立邊功一依漢敢勇効用節次推恩至班行  
所貴人人激勸詔止依蕃敢勇効用資級遷轉 詔環  
慶涇原兩路行營兵頓靈州城下未見攻破次第道路  
阻絕糧饋不通兼李憲奏彭孫所部兵夫曾為西賊抄  
劫日近並不得兩軍音問事體至急又李憲累奏欲歸  
熙河路照管邊面今兵駐石門子歇泊多日郭茂恂糧  
草已至本處令李憲量帶三五百人騎取近便城寨徑

歸本路就已放歸及本路兵馬照管撫定所分地令苗授速領見在行營將佐兵馬裹護夫糧通道趨靈州與高遵裕併力收復如高遵裕相度班師即應接取便路前來一行人兵于起發前就差本路走馬承受樂士宣賜錢絹等並依劉惟簡往延州賜行營回軍錢絹等例今涇原路轉運司速應副趙濟張大寧各部押本路夫糧隨軍前往秦鳳路經畧司言秦州通判鄭民瞻等至甘谷城招降西界偽鈐轄諾爾萬佐并首領等共二

百五十三人

己酉詔聞自軍興以來關內民頗有偏弊之處人情震懼多全室逃亡緣今朝旨其已經差夫之戶更不差發慮未有大吏究宣恩詔致此惶駭不安其令李承之速往陝西諸路安撫告諭民苦於調發而非軍興所急者悉蠲之詔李憲如熙河所分地有須身措置事不可以委將佐等即總率苗授以下兵將速往兼昨日高遵裕奏今併力攻靈州一面分兵接戰雖西賊援兵屢戰

官軍屢勝止是大軍之後賊屯未解糧運未快所以須假諸路兵力照援宜令李憲等知悉 中書言錄事孟述古編排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轉官文字六件詔送天章閣 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言兩省臺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



敕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于申請未能釐正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下詳定官制所本所言今天子日聽政於垂拱以接政官及內朝之臣而更于別殿宣敕不坐實為因習

之誤兼有職官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  
反日參踈數之節尤為未當又辭見謝自己入見天子  
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為虛文其連遇朝假則百官自赴  
大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橫  
行為是從之 權發遣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彭次雲言  
朱崖昌化萬安軍僻在海島元屬生黎未嘗開通竊慮  
瓊州知州通判已往逐軍巡按臣若再往點檢或致黎  
蠻驚疑乞候至瓊州計會知州通判分往點檢并海北

州已巡歷外有六州未到及合按閱融桂州諸縣保丁  
乞依例差官點檢詔昌化朱崖萬安軍如道路艱阻委  
難巡歷即依所奏若可以親往依近降指揮 林廣進

軍特容壩落始兜蠻相率據隘距我軍是日廣分遣諸  
將腹背攻之斬三千餘級得王宣王謹言陷賊時印賊  
大震恐呼漢兵為生鬼從天而降自是所向莫敢當者

遂進軍阿徐池

十二月一日癸丑乃  
次阿徐池今并書

庚戌上批將來陝西路建置城壘合用之物甚多其有

從京師及他路應副者宜令逐路轉運經畧司速具名數以聞 詔沈括聞賊會十二監軍司兵萃於靈武內外拒捍官軍緣慶渭之軍暴露日久人饑力疲須得外來生兵為助殺逐救援賊馬通活糧道未論攻城利害且全兩路之師整陣南歸已為上計今种諤已回軍並塞分諸將於保安軍及管下城寨歇泊朝廷已專遣使臣厚賜賞賚必可鼓奮士氣旋便思用宜速諭諤來德靖駐劄趙移諸將並赴西路休息飽給飯食候使人至

犒設訖接續舉軍西去環州洪德路應接兩道大軍并力殺逐見屯賊馬

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寨

是月廢編修院入史館

此據元祐五年十月十三日尚書省言